

文学的光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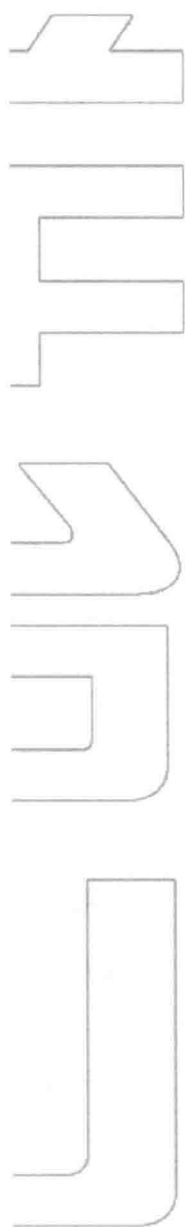
总策划·杨东辉 策划·黄立敏 叶法清

总主编·范明 孙夜

本册主编·谢亚凡 李江波

散文卷下

羊
台
山
作
品
选



文学的光荣

总策划·杨东辉 策划·黄立敏 叶法清

总主编·范明 孙夜
本册主编·谢亚凡 李江波

散文卷下

羊
台
山
作
品
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的光荣,散文卷:全2册/范明,孙夜主编. —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2016.10

ISBN 978-7-5641-6810-0

I. ①文… II. ①范…②孙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7230 号

文学的光荣 散文卷(下)

-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|-----|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东南大学出版社 | | |
| 社 址 |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| 邮 编 | 210096 |
| 出 版 人 | 江建中 | |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seupress.com | | |
| 电子邮箱 | press@seupress.com | | |
| 经 销 |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| | |
| 印 刷 | 深圳市恒安达印刷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| | |
| 开 本 | 787 mm×1 092 mm 1/16 | | |
| 印 张 | 83.75 | | |
| 字 数 | 1 050 字 | | |
| 版 次 |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| | |
| 印 次 |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 |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641-6810-0 | | |
| 定 价 | 268.00 元(共 5 册) | | |
-

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。电话(传真):025-83791830。

目 录

岁月留痕，文学之旅 / 范 明

上 卷

- 001 阳光·绿野·生命
——写在《羊台山》创刊之际 / 李 勇
- 003 桂香园 / 郭建勋
- 009 异国乡村游记 / 海 雷
- 012 云南日记
——普洱茶的“光荣与梦想” / 朱 赤
- 016 有祖坟的地方叫故乡 / 戴 斌
- 024 羊台山狗肉 / 廖虹雷
- 029 腹有气韵品自高
——《前尘——民国遗事》自序 / 南 翔
- 033 有容乃大
——写在《羊台山》杂志创刊一周年前夕 / 范 明
- 035 鸟叫一两声（外一篇） / 李敬泽
- 039 激情溅活的石头 / 熊育群
- 050 穿过玉米林 / 叶清河
- 057 印在泥土上 / 游利华
- 062 甘棠，甘棠 / 项丽敏

- 075 我的感怀
——主编手记 / 范 明
- 077 想喝一杯葡萄酒（外一篇）/ 千里烟
- 083 走回老屋 / 许小玲
- 085 青海之西 高原之上（组章）/ 李邵平
- 090 深爱你的忧伤 / 叶 耳
- 099 低语 / 庞华坚
- 116 千芳一哭 / 买 超
- 124 亲亲我的故乡（四章）/ 周大强
- 133 舍不得荒废的精神生活 / 范 明
- 135 宗教香，帝王香，文人香 / 西 篱
- 140 那些瓜儿 / 王先佑
- 148 生如夏花 / 范 明
- 150 后袁庄 / 温海宇
- 153 聋哑修鞋人 / 张 华
- 157 背山神 / 陈孝荣
- 168 土地和父亲 / 平原本
- 171 动静之间 / 凌春杰
- 183 有关生活断片的记录 / 吴佳骏
- 191 博尔赫斯和我 / 王 樽
- 197 读白居易的诗 / 宋唯唯
- 206 绿皮火车 / 莫丽娟
- 209 听雨（外一篇）/ 蒋天予
- 213 挽留不住的和难以言说的
——读北岛系列散文《城门开》/ 王小妮
- 221 只有理性能将幽黯照亮 / 艾 云
- 229 在开封包公祠 / 刘中国

下卷

- 238 人物记 / 魏 微
- 249 深圳单行线（外一章） / 朱正安
- 255 “南漂”母亲 / 荒木崖
- 264 祖宗 / 张舒亚
- 268 云水八章 / 周公度
- 275 早年的阅读 / 于爱成
- 280 不能回家乡 / 黄金明
- 293 札记 / 存 朴
- 298 群山都知道 / 张 楠
- 305 我以青春荐诗歌
——1987年“青春诗会”记忆 / 杨 克
- 311 贵湖塘三日 / 孙 夜
- 332 走在三十六巷（外二篇） / 黄启健
- 343 梔子花开（外二篇） / 黎 乐
- 351 我走进了电影里
——毕业30周年拾忆 / 王 坤
- 368 巴黎中餐馆万花楼传奇 / 周松芳
- 386 我的诗歌之路 / 谢 宏
- 391 草木智慧 / 顾晓蕊
- 395 刘公岛不是玩的 / 亚 凡
- 398 山的那一边 / 谭秋红
- 401 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
——以散文写作为例 / 谢有顺
- 412 《羊台山》十年总目录

人 物 记

◎ 魏 微

孟繁华小记

老孟这人，我可能写不太好，因为他太生动了，以至于有很多约束。他本名叫孟繁华，文学评论家，沈师大教授；朋友圈里都叫他老孟。

在认识他之前，我就听到过许多他的趣闻轶事，诸如他如何可爱、风趣，如何好玩，听得多了，难免有些好奇，心里想，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，看看是何方来的“妖怪”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在2002年夏天的一次饭局上，那天中午，一群人聚会看世界杯——中国队对巴西队；那天老孟也来了，一本正经地坐在席间，话不多，戴着眼镜，举止斯文，堪称一个风度翩翩的儒生形象。然而我还是有点失望，私下里跟戴来说：好像不好玩嘛，正常人一个。

戴来说：他需要喝点儿酒。

我不知道那天老孟为什么没喝酒，也许他正在戒酒？也许饭桌上没酒？总之，我是后来才知道，老孟喜欢喝两口。——酒之

于老孟，那就像水之于鱼，更准确地说，就像漂亮女人之于一个情种，明知道沾上了会有很多麻烦，却身不由己，以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扑上前去。关于老孟的酒事，我不能写太多，他嘱咐过我，第一，他的师友们早已写过，我再写纯属多余；第二，他主要怕太太看了不高兴——她既管不了他的喝酒，总可以限制他酒名远播吧。

于是我便问他，那可不可以写点八卦呢，据听说他是很讨女生喜欢的那类教授。

老孟断然否认，他从来就不是招蜂引蝶的人，他眼里只有老婆。

所以，我这篇文章就很难写，我不是写给一般的读者，这读者里既有他的老婆，也有他的学生——泛泛而言，这是两股微妙相抵的力量——要想哄得各方读者都开心，还要托出老孟的高大形象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然而在这里，我还是要说真话，虽然老孟限制多多，他是逼着我在钢丝绳上跳舞。

我要说的第一句真话是，老孟夫妻和睦，情投意合；他太太是有名的美女，我虽不认识，却在一本杂志上目睹过她的芳容——那是随老孟参加某个笔会的旅行途中——生得风姿绰约，气质超群，衬得旁边的老孟形容卑微，只配做她的随从。老孟常把太太随身携带，有一次应我们要求，拿出照片来让我们观摩，在众口一词的夸赞声中，老孟并没有昏了头，反而很谦虚，嘴里嚷着“就那样”“一般般”，直令我们乐不可支，因为他那副神气活现的神态，俨然把太太当成他家里的一件私藏！

老孟天性开朗，说话诙谐，是典型的乐天派，据说他在家里也是这样，常常开玩笑，笑得他们家保姆不能擦地干活。他得意地说，我们家总是欢声笑语。

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，老孟人缘极好，有他在的场合，我

们总笑个不停；倘若有一天他突然变端庄了，我们便怅然若失，端庄的老孟还是老孟吗？当然是！只是风趣的老孟更使我们感到亲切。老孟是亦庄亦谐，亦张亦弛，属于那种老少咸宜型的人物。

然而我们喜欢跟他相处，并不全因为他会逗趣，更因为他的单纯、透亮，少心机，无城府，他对人不设防，很少伤及无辜，却容易被无辜所伤，——他会介怀吗？也许；不过很快就忘了。这与其说是他的宽容，不如说是他的憨性。某种意义上，他是一个未长熟的大顽童，但他顽皮得恰到好处，顽皮得使人莞尔、喷饭，却不使人头疼、难堪。

其实熟人圈里，像老孟这样的愉快人物总有一些，伶牙俐齿，活色生香，但老孟的不同在于他的适度，他知道场合，这里头有分寸的掌握，我不认为这分寸是老孟度量出来的结果，这是他的天性和本能。据我所知，他很少臧否人物，也极少言语刻薄，当面是这样，背后也是这样，这不是世故，这是他的温柔敦厚。还有就是，老孟很懂得“承让”，倘若聚会中另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物，那么老孟便宁愿当听众，和我们一起咯咯傻笑。我们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表现一下呢？他朗声回答：红花也需绿叶扶。

老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机敏、善良、谦逊……品格上堪称君子。我前面拿他和女学生开玩笑，其实是冤死他了；有一次他跟我们聊天，聊起现在颇为流行的师生恋，老孟义正词严地加以痛斥，他认为这是教育行业的底线之一，这事碰都碰不得！我不知道老孟在学生心中是怎样的形象，心想若是这副脸孔，女学生是很难对他有想象力的。

其实关于老孟，还可以写上很多，但因为篇幅的关系就此打住。我们平时只念记他的乐天、风趣，却不知他和我们一样，也有很多困苦烦愁，他不能解开这烦愁，只有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！他跟我们一起相处，只给我们想要的，——我们要的是花团锦簇，

欢声笑语；倘若有一天我们心有所感，想跟他聊点“虚空”，他自然很配合的，先点上一支烟，架着腿坐在椅子上，神情真诚而庄重；他说着说着，我们不知为什么又想笑了，老孟很茫然的，拿手摸了摸后脑勺，他知道这话题是谈不下去了，随之神情一变，一脸生动活泼。

可爱的老孟，问好！

（《羊台山》第23期）

施战军：永远的少年

战军身材颀长，面目清秀，在作家圈里称得上是偶像级人物。他任教于某名牌大学中文系，有一次，我读到他一个学生写的文章，才知“小施老师”的魅力并不限于文学圈，而是波及他所任教的整个大学。那篇文章写得很生动，听口气像一女生，毕业已有一些年头，有一天突然想起了她的学生时代：男生，暑假，文学梦，还有小施老师。

小施老师上课很精彩，我能想象他拿着讲义走进教室的样子，那一定也是施施然的。他穿着白衬衫或是圆领T恤，那袖子一定是挽起来的。他站在讲台上，把讲义一搁，放眼前方，或许他先咳嗽了一声，或许呢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抿嘴微笑了起来。他那微笑完全是无意识的，却能在刹那间把底下的年轻人照亮；这就是偶像的神奇所在。换句话说，偶像就是无条件的、不论何时何地、或笑或颦，哪怕他随便打一个喷嚏，也会使人心疼感动，欢喜莫名！

那天他上的是“文学赏析课”，说老实话，这类课在有些教授非常难讲，在小施老师却是驾轻就熟。因为他深谙文字之美，他亦懂得，一切美的事物都是不可言说的，所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

休，把“文学”给直接念了出来，他挑了一些名篇名章如《金蔷薇》等，用他那清朗的声音、抑扬顿挫的语气，他的神情一定平静之极，这不是说他不用感情，他只是要深藏住这感情，让“文学”从他的声音里自然而然地呈现。他大概很少跟学生说些什么，只是在诵读的间歇，偶尔会停下来，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，好在哪儿——我能想象，多年前那个炎热的下午，小施老师就是这样和他的学生在一起，在那短短的两课时里，身和心突然分离，他们的视线跃过窗外的树木、阳光，直看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……感谢小施老师，在文学渐被冷落的今天，他动用偶像的号召力，使文字重回人心，至少在那个夏天、那间教室里，他使文学找回了尊严。

文学也馈赠小施老师以活力，当然，他一向是有活力的，但是活力到在课堂上一展歌喉的地步，却是其他教授不可比拟的。小施老师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却说那天他刚念完文学，便又有学生请他唱歌，他是那样好心肠的一个人，还不知道怎样拒绝人。他把眼睛略低了低，突然笑了，他笑得那样腼腆，简直有损偶像的尊严！偶像怎能有求必应呢？可是小施老师管不了那么多了……大概在他引吭高歌的那一刻，他甚至忘了他的教授身份，他把自己当成全体学生的兄长，他身上那一种邻家气息，像是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。

作为教授的施战军，我了解得并不多，我未能有幸做他的学生，却好歹和他成了同行。对于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来说，战军也像我们的兄长。这十多年来，他其实是见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，从写作到生活，这期间发生的种种变化，内心的世故沧桑，人和事层峦叠嶂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他未必都了解，可是他一定能懂得。他懂得了，却一句话也不说，在我们面前总是微笑。他较我们年长四五岁，单纯，面嫩，看上去像青年，心思却很少

年，有他罩着，我们便常常沉浸在一种幻觉里，似乎这是很多年前，我们正待长成，四肢舒展，额头光洁，偶尔会眯缝起眼睛，那眯着的眼睛里是人生的空荡荡。

说来奇怪，我和战军算是很熟的朋友了，认识近十年，这中间总有五六次见面，却从未认真谈过些什么；自以为相互了解，真正观照却又显得面目模糊；私交很好，但极少联系。我记得这十年中，我们只通过两三次电话，其中一次是我刚调来广州，有一天打电话给他，他接听了，非常高兴，我也很高兴，为自己在這個時候总能想到他。还有一次，是我去普陀，他得知了，委托当地的一个作家朋友杨怡芬接待我，那天他忙坏了，电话在怡芬和我之间不停流转，他是那样细心的一个人，他希望我和怡芬能做朋友。

战军生于1966年，现在正处于他一生中的正午。他挺拔、明朗、内秀、纯良，倘若我称他为偶像，他一定以为这是开玩笑，然而这是真的。女作家群体里，他的粉丝极多，只不过因为谦逊，到末了他把她们看作了偶像。

（《羊台山》第24期）

吴玄：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

吴玄是温州人，温州是富庶之乡，吴玄却是一穷人。他甘愿做一个穷人，我猜想，并不是为了文学，而只是因为穷本身。在这世界的极少部分人群里，穷是个太迷人的字眼，具有某种抽象的意义，可以上升为一种精神。吴玄也是这样的人。这些年来，他大概是和穷恋爱上了，主动委身追求它，他得手了，很为自己骄傲，私下里常会窃笑两声。

这是一种疯狂的状态，自然也是一种下滑的状态。下滑能带

来快感，下滑是轻的，又是痛的，又是虚无的，又是莫名其妙的。较之下滑的快感，飞翔的快感简直算不了什么。我看过一则新闻，一个美国富翁锦衣玉食过了一辈子，待到年老的某一天，突然捐赠了所有的财产，穿着破衣烂衫沿街行乞去了。他遭人唾弃，一年年地老了，有一天清晨， he 被发现躺在街头的垃圾箱旁，他已经死了。

这是什么？我的解释是，这是人性里的一条幽深小径，这小径里有诗意。这世上总有一部分人，他们固执、沉迷，他们把生命当作一件作品来经营，——这作品里有狂想。吴玄也有过类似的狂想，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老了，也穷困潦倒了，就坐在街头晒太阳，然后头一歪，哐当一声就死了。以吴玄目前的状态看，他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狂想。我们且看这些年他是怎样努力的，他怀抱一种狂热的献身精神，一步步地往这条道上走。他先是从市委办的秘书，一纵成为电视台的一个小记者，再一纵跑到北京，成为一个京漂。这滑落是如此之大，他没有归属感，妻女都在远方，好像他还说过，他亦没有故乡——这世上少有什么地方、什么人和他是有关系的，这是他的理想。

用一句时髦话说，他这是自我放逐。他采取主动的，几乎是任性的方式，让自己迅速地往下掉，现在他不能再掉了，因为他已经掉到底了，他成功了。对一个成功者来说，吴玄以为，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等死。

吴玄有一句口头禅叫“好玩”，我们可以这样猜测，在他往下掉的过程中，他一定觉得这也是好玩的。在精神上，吴玄继承了加缪那一路的西方传统，《局外人》是他最喜欢的小说，他们对这世界的终极解释是荒谬和虚无。他们待一切都无动于衷，无爱，亦无恨，生命有如一场比赛，这游戏中的每个人都是行尸走肉。

然而吴玄又是中国人，他身上的某根神经和源远流长的“东

方”是一脉相承的，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重要分支。倘若我说，吴玄身上有古典情怀，肯定会有人笑出声来。谁会相信他是“古典”的？多年来，此人热衷扮演一个浪荡子的角色，他惯于信口开河，胡说八道，然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实在是个君子，一个正派人。他之所以要去扮演一个浪荡子——他扮得很像——我的猜测是，他对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很不耐烦，有嫌鄙之心。他突然一分为二了，从身体里跳出来，指着那个人破口大骂，朝他吐唾沫。

两个自己不能统一，常指桑骂槐，这是吴玄的矛盾，我以为，这也是现代中国人的矛盾。一方面，我们受着传统的教育，胸怀某种田园的梦想；另一方面，这时代有很多东西正在毁坏，待我们抓进手里，新的已经变成旧的了。什么都不是我们的，一切都在失去，所以现代中国人的虚无感是有根可寻的，并不像某些人所言，是学西方赶时髦得来的。

吴玄还有一个口头禅是“无聊”。他在北大有过一次演讲，中心内容说的是他和无聊的关系，他就是无聊，无聊就是他。他把无聊当作一种精神追求，所以我们说，这是个有信仰的人，他正以身作则，要将无聊贯穿生命的始终。他生活的常态就是一个人呆坐着，脑子里空洞无物，他也不玄想，这其间做了些什么，他亦不记得……他肯定做过些什么，谁知道呢？或许他偶尔灵光一闪，脑子里布满了密如蛛网的难堪的小心思——然而这些全不重要了。无聊不是无为，无为是一种姿态，无聊什么也不是。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突然变小了，小如蚁虫……意义就这样消失了。

几年前，写作圈里曾流行过一本小册子，图森的《浴室 先生 照相机》，我想借此来说说吴玄的写作。有一次我跟吴玄说，《浴室》里的那个人有点像你。《浴室》当然写的是图森自己——暂且这么说吧——可是在中国，我所认识的作家当中，没有哪个

人比吴玄更接近图森的精神状态。这是一篇关于“无聊”的小说，看得出吴玄有点喜欢，我则是迷得不行，1998年就模仿它写过一篇《校长、汗毛和蚂蚁》，现在简直不敢看。

因为我偶尔也无聊的，所以《浴室》里的意思我全懂，于我有着“切肤之感”。然而女作家往往是这样，一事物于她们，只是事物本身，上升不到形而上的意义，所以我在这里对吴玄寄予期待，希望他能写出另外一部“浴室”，充满他自己的生命体验，很“中国化”的佳作。

吴玄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家。他这两年声誉鹊起，在评论界颇受好评，然而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的野心没这么小，他有能力走得更远。我们对他的期待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名作家，“名作家”是什么，不说也罢。他是有点“艺高人胆大”的，放眼文坛，少有几个他瞧得上的，当然他也瞧不起自己。

他惯于自嘲，他对写作严厉近于苛刻，他的小说少而精，《西地》和《发廊》是其中的名篇，我忍不住就会向别人推荐。然而我以为吴玄的才能并不止于此，他还会写出比这更好的小说来。吴玄的障碍是来自他自己，他注定是个苦吟作家，这两年，他几乎没怎么写作，他在干什么呢？他忙于游戏，沉醉在无聊里不能自拔。然而我以为，他一直在“写作”里，从来不曾离开过。

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实状态，他游离，困惑，焦虑；写作不是写字，写作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与他自身合二为一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只对这一类作家充满迷信，我以为，他们或许就是文学的希望所在。他们长久地沉默着，“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死亡”，吴玄的问题就在于，这两种情形他都有可能。

吴玄看到这句话，或许会笑起来，不以为然地说，死就死吧，我无所谓。“无所谓”也是吴玄的口头禅，他大概很珍爱这个词，常把它挂在嘴边。无所谓，用吴玄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游戏精

神”，游戏在吴玄的字典里，应该是个重要词汇，他视它如人生哲学，曾专门撰文解析，在此不再赘述。我想说的是，游戏和无聊，是吴玄这一生的两个关键词，成为解释此人的重要注脚，理解了吴玄是怎样无聊的，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去游戏，这两者是一种同宗关系。

我已经说得够多了，私下里以为，我对吴玄的揣测不算太离谱。

（《羊台山》第25期）

才子荆歌

荆歌是我见过的作家里最有趣的人之一，他机智、风趣、多愁善感；他又特别爱说话，不拘什么场合，他只要坐下来，腿一架，就东说一句，西说一句，脑子特别的“意识流”，他的说话多没有逻辑，也未见得有多大意义，是所谓“精致的废话”；荆歌排斥意义，追求趣味，这是南方文人的特点，所以概括荆歌，像“才子气”“名士派”这一类的用词都比较合适。

南方文人的特点，就是拒绝枯燥，所以即便是一本正经的研讨会，或是什么领导的发言，荆歌总不忘插科打诨，荆歌的话多是一针见血，人家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他说了真话，他又把真话说出了效果，造成会场上下一片欢声笑语。他好比《皇帝的新衣》里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，三两句话就剥了人的衣裳，自己却显得很无辜。

可是天晓得，荆歌的本意并不是为了“剥衣裳”，他只是个单纯的孩子，不喜欢乏味，又装不来正经，他要不时地搞搞笑，给生活带来欢乐；他因一时“贪欢”，难免会得罪一些人，可是他全不在乎，因为他脑子里向来没有尊卑观念，只有男女之分。

泛泛而言，荆歌是个“女性爱好者”，他人性的最大弱点，就是很容易被这类物种吸引，他善于发现女性身上的一切优点，并不吝言辞赞美；荆歌的赞美多是由衷的，他不太会弄虚作假，他为人单纯透明，心里若是有什么花花肠子，那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不能说荆歌对女性就没有觊觎心，然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的“热爱女性”大多还是精神上的，少有什么功利目的；况且，他身上多多少少有点贾宝玉情结，就是见了宝姐姐的好，难免就忘了林妹妹的好，顾此失彼原是一般男人的通病。本来嘛，女人的好有很多种，以荆歌那样的审美趣味，把眼光只盯着一个，而忽略了其他的，这对于荆歌和女性来说，都是资源浪费。

我私下里揣测，荆歌之所以有女人缘，大概因为他性格里有一些东西是和女人相通的，比如说他敏感、脆弱、细致、善良……所以女人愿意和他做朋友；他扮演的角色又很丰富，既是男性的，又是兄长的，又是朋友的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关系更久长的呢？

最后我要说的是，荆歌身上的丰富性我还远远没有写出来，此篇着眼于他和女性的友情，其实是局限了他，因为在家里，他也照样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不过因为篇幅关系，我也就不再赘述了。

（《羊台山》第26期）